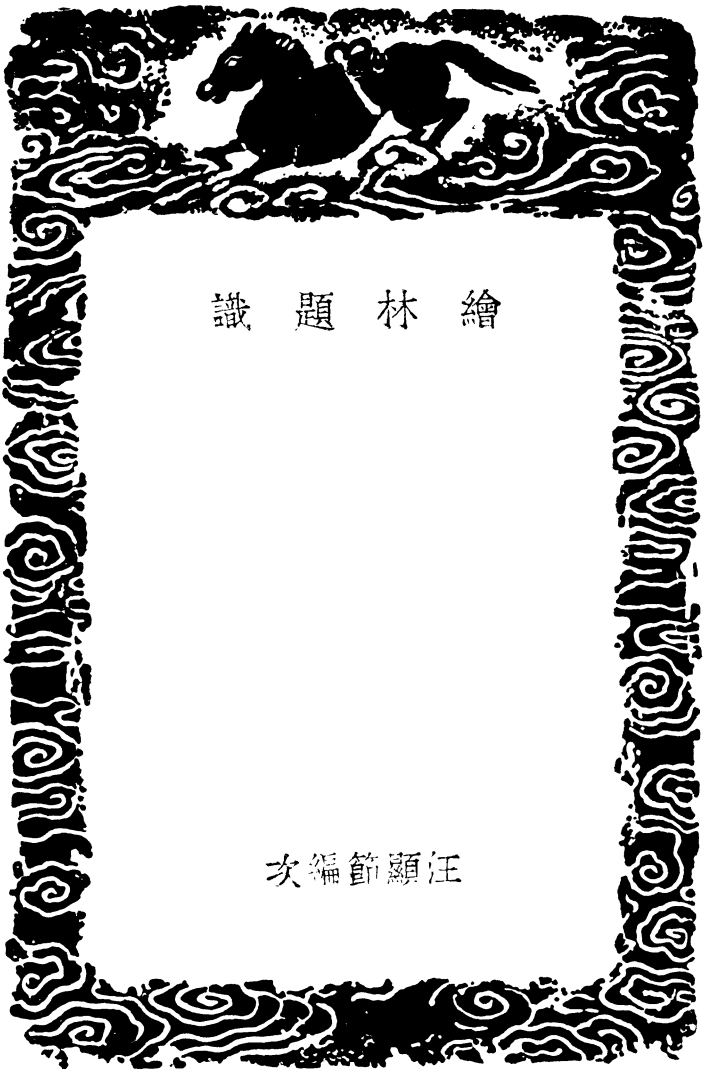
繪林題識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繪林題識

汪頤節編次

本館據夷門廣牘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繪林題識目錄

文學傳嘉　皇甫司勳汸
劉侍御鳳　陸太保樹聲
袁長史福徵　王司寇世貞
申相國時行　王少傳錫爵
韓宗伯世能　管藩憲志道
曹郡侯代蕭　戴符卿鳳翔
黃太史洪憲　沈太史懋孝
馮太史夢禎　袁司馬黃

孫漢陽克弘　陳太史懿典
董太史其昌　唐太史文獻
楊太史繼禮　周隱君天球
張孝廉鳳翼　王隱君穉登
沈山人明臣　張太學獻翼
王隱君靈嶽　項太學元汴
曹隱君子念　陳隱君繼儒
汪山人顯節　錢山人允治
吳太學惟貞　陸文學士仁

夏明府　日葵
黃太學　嘉芳
楊太學　楨
李太學　培
馮文學　玄鑑
孫文學　光宗
陳文學　泰交
沈文學　瑞鍾

繪林題識目錄終

繪林題識

新安汪顯節子建編次
文學博嘉

繪事余家君之餘其沿習家之人皆能之然吳以繪名尚亦有所由始由沈氏二隱君至石田遂大盛石田惟寫山水逮周臣工界畫陳道復盖花卉是爲三絶今周君喪自天解性閑而篤好之盡臻其妙吳之能者今復落落則當遜步浙乎余老矣不能復逞是用爲歎息

皇甫司勳汸

周梅顛從余遊者數年詩法法唐書法法晉又轉而游心繪林搜討古人之筆傳之無窮眞可謂博雅君子也余老矣何幸見之

劉侍御鳳

予聞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近濃淡之間而已描者則纖細微眇備極工緻今周君逸之迺能兼之其圖像不徒得其大意而用思綿密綜採巧變形容宛轉微入毫毛寫

照則韻雅超邁貌出其性情山水樹石則縱橫逸筆奇怪無窮至於鳶生飛動翔集軋軋鳴躍揮霍掩映風趣有餘於自古名家其殆能兼總條貫集大成乎予嘉歎反復爰爲識之

陸太保樹聲

逸之繪林不獨後之覽者得有師豕古人心綺皆賴以傳書畫之忠臣也

袁長史福徵

米公云好事賞鑒各有家體品法賞鑒非天資

高朗博錄該洽與或自閑畫格或深契畫意者不逮而古蹟形似傳染事實署又俱不同此藝之長亦天縱也周徵士諸圖設格象萃成卷帙嘉惠好古之士趣意動人足自驚座與人解頤乃不下帶之書矣

王司寇 世貞

余纂有古今畫苑已刻之金陵海內傳以爲繪林鑰蜻使見周君此冊尚當採吉光片羽而綴之恨此不早出雖然無妨與我弇洲畫苑並行

也

申相國 時行

往來名家舊耳鴛湖有隱君子周逸之居恒磊軻屬落意不可一世而獨嗜古法書名畫每遇斷簡殘碣即探幽鉤阻靡不鉤致之既惜古人風流斯往善本或致散佚爰皆手勒貞珉以規不朽蓋四壁蕭然而廡間巨石支撐拏立矣真清世之石隱大雅之拱壁乎因暇日得渠所鍥繪林展玩次漫書以志所好

王少傅鐊爵

顏魯公李北海既書石後皆手鐫之故神韻高出千古今逸之精古篆籀故繪林落石不失本初由其具賞鑒三昧眼也

韓宗伯世能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每事楷模而獨不喜戴畫後見戴南都賦圖咨嗟歎重古人因寄所託如此逸之吟嘯放曠猶古之墻東君而尤工盤礴家爰蒐古人名墨最勝者鐫爲帙欲與閣帖並

傳凡人物山水竹樹以及隻羽片鱗皆有譜牒可師法夫亦戴安道之寄志哉比讀其有韻之文鏗鍧蔚發即篇章間又有畫工矣

晉藩憲志道

客以醉里周梅顛所鐫畫譜來辱几席間便有山水生氣古人傳化工之功而梅顛復傳古人之巧良工辛苦信希世重寶也因問客梅顛何如人曰潦倒酒人顧其披氅自晉處士唐元白未知席列誰左雅嗜貓頭奚鼎諸書不願齷齪

從近代諸家拾吐咳也卽所葺繪事爲宋元君史忠臣然時時以供四方交遊之賞識者梅顚弗自珍矣余口呿而揖客曰是古之大隱義俠長者願因客得交梅顚君而請借畫譜一編爲羔雉

曹郡侯 代蕭

就李周生博與恢奇雅接風騷之緒余承乏茲土吏圍稍撤時引方外禮對榻揮毫益習其人儁才綺行有抱甕鑿坯之風暇日出繪林一編

凡如千卷皆所手摹古人而勒之貞石者自宇書有閣帖以來此爲比肩之業繼素金湯寥寥千古亦隱君子不朽之高致乎

戴符卿 鳳翔

古稱繡以制形繪以制意歷代名人墨客往往得之筆墨蹊徑之外擅聲盤礴故其寸縑尺楮一草一石賞識者不惜致之几閣香案之間俾金如粟弗顧乃陰雨蟲蠹之所剝落推貴膚學之所題詠至落糞壤人以敗絮相視蹴踏而傳

之離落間甚有咸陽空無燼溺相繼綿亟玉軸化爲灰土嘗讀宋明晟婦私紀令人百端交集遠之故博雅而深味此道齋閣間有石數百尺悉蒐古人眞蹟而傳之皆出好事者十襲中手自摹勒以永不朽平林遠水砌草蟲魚楚楚如南都廣陵風生几研亦繪事之奇觀也茗椀方遒篆烟縹緲時一展卷見其好古深心合情最遠詎獨爲盤礴家生色乎

黃太史 洪憲

嘗聞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室書畫兼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然必善書者始能畫宣和中大舉天下畫士若進士科稱旨者不多得國朝宣廟亦嗜繪事半在閒秘間亦得覩古蹟而于士大夫家所披閱者更夥然有傳形者有傳神者形易而神難而別曰摹之于石則尤難吾郡周徵君鐫繪林精絕其殆傳神者耶形朽而神不朽是徵君嘉惠後世意也

沈太史懋孝

繪事之家蓋其似耳似者非眞必据眞摹之眞者漸似似者漸眞久之猶若不能遽合也良史摹之高手勒之墨氏楮氏布而流之其離于眞又五六變矣然則古之畫史何以能發明王之夢置筆空無縹緲之間哉必有道矣余遊衡嶽見衡永間絶崖上徃徃有天然圖象毛髮畢有形容如動豈是淋漓元氣中有神工者或置筆于渾濛凝結之初耶未有人物已有人物未有繪事先有繪事吾烏知石之非畫畫之非石孰

其眞而孰其似也天壤間神無所不在唯人之精可以入之入而通焉則天者在我夫是以能自千古之至人大聖一點一畫與天無極此亦繪家神品之說也

馮太史夢禎

前代書畫流布寰中而法書名畫多半在吳蓋吳人愷不惜緡錢購募然皆絹楮安在定武石刻得其眞勝楮摹贋本是石勒之能傳久也石書偏滿獨繪事寥寥余友周逸之閱畫家三昧

隨以所藏神妙之品悉鏤堅珉絲髮不爽而氣韻生動幾奪化工卽絹素傳澡者不翅昔蕭武作歷代畫評世多爲好事余亦閱繪林而喜爲周君殿一二語

袁司馬　黃

世人皆貴假而賤眞如山川人物花木鳥獸之屬覩其眞境漠如也及善繪者貌其形似倘爾肖眞則愛之稱之賞而玩之爭相售矣豈繪士之體物顧勝于造化之賦形耶身居畫境造實

而迷緣假思真覩圖而喜人情大抵然也繪事足珍有以哉吾鄉逸之周君恬澹寡營獨留情于詩繪間復集古人名筆鐫之石期垂永久卓哉遠矣夫名人副墨尚思永之況真境乎吾知其必不取此而棄彼也

孫漢陽克弘

周逸之有梅癖有傳癖有山水癖有書畫癖又有金石癖癖何多也雖然不寧愈于馬癖錢癖者乎

陳太史懿典

梅墟善鍾王楷更善詩有一曲滄浪歌未了沙頭驚起白鷗眠之句余嘗賞之謂得唐人遺韻不意其又善繪事也梅墟舉止甚高搦一拈管便欲無所不入食亦不暇箸矣總之千秋而後定知有梅墟季之所得孰與仲多矣

董太史其昌

余少喜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僧作宣律

師耳此冊檇李周逸之所勒欲與閣帖並傳其志良苦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古人門庭蹊逕斯亦渡河寶筏珍重珍重

唐太史文獻

畫者六書之一象形是也禹鑄九鼎以鎮不祥畫肇于此而三代秦漢鼎彝之文又孰非畫哉金可範則石亦可勒今法書具見諸帖而名畫闕然得逸之高士繪林出便是藝苑重增一番公案也

楊太史 繼禮

寫畫之法樹如屈鐵山如畫沙不然便落畫師魔境若欲親證三昧又須以六書法通之梅墟先生精古篆籀可謂墨池之董狐傍及繪事皆能研撿考証具有慧眼至于鈎摹之苦皆從剪燈呵氷時取成蓋性有金石癖耳披繪林者當焚香作供老居士

周隱君 天球

當閱古人圖畫皆在描寫胸中山水世外人物

至千目送斷鴻鳧汀烟渚惟留其名不擬其迹多爲筆底造化工也嘉禾逸之周君倏一日過齋頭袖出繪林示余欲續前代紹益後來且逸才爽朗有淵明和靖之態丐余跋其今古不盡之興覽者勿云狗尾續貂耳

張孝蕙 鳳翼

書畫與詞賦埒要不可以小技小之也然書自蒼頡而後至漢晉俱存彀率而畫則自王維吳道子而上竟不多見即一見亦漫滅依稀在有

有無間蓋以書有石本而畫無之也逸之周君創爲繪林殆有感于斯哉第以書勒石固難于結搆以畫勒石尤難于神韻神韻具則繪事中之淳化甲秀次亦不失爲戲魚寶晉矣逸之留心繪事尚令中郎有虎賁不至爲東書堂幸甚

王隱君 穉登

趙榮祿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干八法通書畫故一源哉第勒石者以臨書爲易摹畫爲難刻石畫圖自梁武祠堂而下僅僅數本余所

見惟宋人所鐫劉商觀奕最爲精絶毫髮絲縷纖微不遺以爲千載無兩不意乃有逸之周君繪林此本出而後丹青者流人人得覩探微凱之僧繇右丞諸公之遺迹猶臨池之士獲觀鷄經楔帖豈不快然自愜哉逸之書品畫法並冠絶一時尤工古文籀篆有銅盤石鼓之遺其爲此刻政如禪人所云自利利它金繩寶筏津梁甚博寧獨爲面壁九年而已耶

沈山人 明臣

繪畫之來久遠矣未有彙而林之者宋有宣和畫譜元有圖繪寶鑑不過著作者邑里姓字之詳出處工拙之異云爾檇李逸之周君廼彙歷代名筆于凡可以丹青圖畫者靡所不有刻諸石以傳肖形寫照毫髮無爽愈出愈奇多多益善蓋其用心之公傳古人不傳之秘示後世楷法之良所謂剏古未有于今僅見逸之誠藝苑之宗工而騷壇之哲匠哉爲之欽服低佪者久之

張太學獻翼

周徵士石其繪林示余展卷諦觀點畫精妙勢若飛動徵士以字學著稱於時尤工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復閒腕可訖昔人有見顏魯公書去而學畫見吳道子畫去而學塑工今觀徵士才技所謂廣文三絕者非耶不知見者當何所去何所學也

王隱君靈嶽

古以來文辭可梓可梓相傳乃千古猶一日也書不可木不得已摩而託諸石卽善手名搨已如蜩蛻鳥影失其眞且半矣畫則景象黯澹變態多端微茫杳眇百倍于書何堪以石石卽摩詰輞川龍眠東林祉明滅糢糊化爲異境矣嘗見近代諸淳化帖翻本頗心凝古人名筆旣見閣帖原搨而恍然自失愈益思慕古之眞蹟而不可得亡何復偶見鍾索義獻及他名家手書遺墨而飄飄然忽欲霞舉風邁乃覺宋搨秘閣

猶傳古人之神依稀十五思慕可寄也丙申秋仲余養痾蘸暝寄登懸青閣望五湖兩洞庭自遣會檇李梅顛道人周逸之操輕舸遠過持携其所搨繪林石刻數冊見示乞余題語逸之能書善畫喜聲詩精一切古玩尤嗜梅因自號梅花顛也繪林自仙梵人物以及山水泉石翎毛草蟲雜花卉種種意態氣運各具皆一一從古之名畫絶品手摩上石別倩巧于刻畫者刻之期與淳化宋搨並傳云于余繪事不知了了不

知此本一出卽當與世所傳澄心堂紙逈珪墨未有銀錠紋以前宋搨淳化帖爭勝耶抑稍次而爲潭爲絳爲太清爲戲魚諸帖比耶要之當必卽今後之識者見而興思益慕古人可追者在定不至東書寶賢等生疑不足傳耳余病中展玩久之忽目眩空畢忘其墨本恍若丹青粉綠汚動紙素間者復頃之心動情逸失其畫境又恍若群靈雲彩迴翔湖山而游蠡玗禽繁英怪樹奇石亹掩映于窓間几上者豈余病而魔

幻耶夢而神遇耶又何言梅顛顛也一笑而戲題其後

項太學元汴

繪林者梅顛道人所刻畫譜也曰繪則五采雜施曰林則最多無笇而梅顛之石刻何居夫畫之先太素書之先飛白神來具矣骨相完矣余嗜畫成癖家頗蓄一二名手梅顛之癖似余更欲以其癖而染之來人茲繪林之所尤刻也嘻岐陽石鼓斯篆繇書向非托之堅珉悪能千百

世哉

曹隱君 于念

畫苑向見刻于金陵以爲詳悉今閱檇李周梅墟先生茲刻若人物山水花鳥蟲石神會于有象妙運于無形衆體具備貫絶今古非胷中具有丘壑者烏能摩寫其神妙哉有益于畫家多矣定傳不朽金陵之刻隨當付之于祝融氏矣

陳隱君 繼儒

梅墟先生生平無他嗜之書書法精辨奄格畫

理吳中士大夫爭致之相與評賞先生合諸家藏摹勒石上自古法書名畫半耗劫灰其幸存十一者諸帖在耳梅墟繪林抑亦古人金湯乎

汪山人顯節

繪林墨刻檇李周梅墟先生所著也先生博采郡書窅精六藝而勒諸石者不下數十百種未嘗見于繪事一日以繪林卷見示若人物若山水若樹石若草蟲種種湊理六法具備精妙入神正所謂無聲之詩非得畫中之三昧者烏能

形容摩寫若此也哉此說一出而後之有志于繪者知所取法由門入室心印神會超乘無難豈曰小補云耳嗚呼今之繪家孰能及也非弗能及然亦罔知

錢山人名治

繪林者嘉禾周逸之之筆也曰人物則衣冠態度追吳李之蹊徑曰山水則峰巒巖壑馬夏之風稜曰樹石則怪石枯槎宗周郭之步武至于翠翎金羽其黃居寶黃居實乎蛩螿蜻蜓其

丘慶餘覺虛靜乎多才多藝各稱擅場至于篆籀隸楷尤爲精妙此特其一斑兩斑耳觀者愼毋曰所長在圖畫間可也

吳太學惟貞

予友梅墟周君嗜學好古法書繪事靡不精善而尤好公之于人人二十年來嘗獲龍眠大士像阿羅漢像趙仲穆東土二十八祖像鐫之于石用冀流通近復獲海內諸名家珎藏唐宋元所畫善本自唐閻立本至元王若水山水人物

樹石下至翎毛昆蟲凡若干幅于是彙爲十八卷題曰周氏繪林而寇以諸體法書殿以名筆選珉石鐫之因丐余一言以述其意余覽之嘆曰梅墟良苦心哉予觀繪像並世間出世間聖賢豪傑並可觸目而神交其諸夷裔昆蟲有情無情並堪娛玩濡翰可以幻形入覽可以幻意真游戲于三昧且不朽于奕世豈尋常麤擬所能涯涘哉

陸文學士仕

爰自河洛肇圖鳥迹成篆繪事之來尚矣然象物作則可以興勸可以塞違可以明志而適情裨于治理者不淺豈徒曰藝而已哉惜哲人既萎名蹟漸亡不由師授競率已見眩耳目者比然也于是逸之周君有志博雅證古開今著述之餘徧披往蹟自佛像經傳圖冊凡有一人一木一石一花卉之可以娛目而傳後者悉彙之成帙又懼人各異代代各一家筆法駁漶淄渑易淆乃復集諸家之駁而辨之纖髮臨摹無

一杜撰且不自秘公之石以求其傳使人得一展玩則星羅碁布井然不紊歷代諸公之神妙炯然猶生則世之學者不必索隱遐求而思過半矣嘉惠之功寧不與軒蒼後先也哉畫凡若干品共計則森然紛軋如數名之曰繪林云乙未冬日題

夏明府 日葵

嘗論詞賦書畫同條共貫其形與神皆寓焉者也詩自三百篇而下尚矣先輩云學書不入晉

室終是下品張僧繇吳道子信手落色燁燁神生稱千古能品眞書畫家法哉余鄉梅墟周隱君生平無他嗜好工詩工書又工繪事詩具壽梓三十餘種書檀箱篆鍾王而繪則大士三十二相十八阿羅漢蘭亭仙跡種種勒石摹畫精妙爲世珍重迺今繪林又慮世代遼邈絹楮漸滅旁搜博訪可名世世者併勒諸石焉毋論逼眞肖形而神精緻澡宛然飛動不尤苦心哉可垂世寶也已語云他人之畫傳形先生之畫傳

神余于周公亦云後之臨池潑墨者亦當有感于斯林

黃太學嘉芳

昔人云畫鬼魅最易狗馬最難見與不見故也若逸之周先生數帖皆隨在觸目豈不難哉玩山水則雲烟滿袖把花卉則香色盈衣指禽鳥則飛騰欲遠對蟲魚則鳴躍來親非胷中丘壑筆底烟霞安能奪造化之巧耶對褒畫北風人見之覺凉圖雲漢人見之覺熱王獻之落墨作

牛曹不與娛筆成蠅張藻應手生枝良由以也陳思王謂畫者鳥書之流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逸之善書工詩尤能詣其奧

楊太學楨

余觀周君逸之繪林一帙其間品彙不齊而天喬流峙動植肖翹之倫無不精備如入萬花春谷種種可嘉令人應接不暇而逸之雅長于詩其于繪事蓋總寃心焉誦逸之之詩如畫家布景觀其畫而其詩益可想見矣昔人謂王右丞

畫中有詩豈虛語哉逸之有是譜則遊華岳何待婿嫁知觀魚亦奚在濠梁也耶游目騁懷一寤寐間而宇宙內事炳然在照閱此何忍釋手姑志數語于後然景與意會形與神俱余于是譜有深企慕焉

李太學培

世傳畫始于史皇封膜余則以畫者畫也包羲氏仰觀類營畫爲八卦畫實寓茲及覽不韋春秋知史皇即蒼頡非識書家八法安能信手塗

抹摹形肖像而後琢襲余往于項氏天籟閣得覩先朝法書名畫晉唐宋元眞蹟煇映人目堪爲世寶余友逸之檢獨宋元眞蹟煇映人目堪爲世寶余友逸之周君博雅嗜古直闖繪藻中扃出其家藏神品鐫勒于石題曰繪林凡山川人物花鳥魚蟲種種色色足垂永久夫二王墨書目不可得世崇閣帖以其摹刻之精不易故步也今逸之繪林婉然生肖安知不與閣帖並傳耶

馮文學玄鑑

書家自有閣帖不但書有門戶而古人用筆結字之法不至與人俱往獨繪事滅沒不傳蓋折枝人物尚可位置而山水丘壑皴法氣韻難施之金石耳梅墟先生書法精辨于畫尤工盤礴此卷種種具備可爲後人一斷風流張本與閣帖並垂矣

孫文學光宗

史痴江山雪後圖懸壁間時有黯霾風颺之氣神所極也北地李生謂雪無風則勻勻斯畫即

筆弗盡弗勻之雪神安得傳梅顛氏寧欲以臣
瑜臣之子乎雖然梅顛能詩猛與五柳先生爭
爲陽春書法鍾王而上之意且越之雪矣余取
其意傳之

陳文學泰交

梅墟雅慕五柳先生每捧和陶韻一帙掀髯自
嘻謂千古可兩余不俟甚嗅味之復念梅墟技
止此耳居久之得周氏繪林梅墟筆底何殊武
庫哉五柳先生今日較輸一着矣

沈文學瑞鍾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中有畫黃子久江山勝覽圖是畫中有詩梅墟老于詩而兼酷嗜法書名畫于書刻畫晉代不肖不已而畫復掩映斐聲大有好致令巨然僧梅花道人見之當自洗然也余過其齋頭移時不能去鬚髮造次絕有霞天鶴骨不必其詩其書若畫已是好好雜之肉食脩輩中幾乎焚琴烹鶴

繪林題識終

畫跋

撰格惲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
重鈔皆收有此書版本同
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盡跋

畫跋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畫贈王季子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雲。目作五色。欲墮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雪圖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於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磵道人煙。攝入渾茫。遊於汗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颸發於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喻于雪矣。

題月季小幀

南田雁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零穠戲爲留照。

題石谷叔明小幀

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子所得。既怪歎且妬甚。不對賞晉。牙徽不發。豈西廬南田之矜賞。尚不及潘子哉。米顛據舷而呼。洵是可人韻事。眞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

題叔明畫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余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題牡丹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題畫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煙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也。再著一點便俗。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于疎處求密。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予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有一絲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苦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

題雪圖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論畫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題迂翁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之覺滿紙驚秋

董巨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苦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論畫

秋夜煙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淡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

血不思。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銅槃蠟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題香山翁撫北苑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迹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會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題畫

兩度爲董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獨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歎。

題周生扇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儻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爲退翁老人畫長卷

昔黃公望畫富春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愧於古人矣。

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大光與游舡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音。翕然並作。目勞於見色。耳疲于接聲。聽攬既異。煩襟□雪。眞若御風清泠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遊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

題友人西湖夜泛圖

湖中半是芙渠。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宇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泠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遊船燈火。笙管歌謳。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遊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題扇示學者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眞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

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畫虞山劍門自題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西城攜笻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輿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未至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如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牖如可通他境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遊時所見大略如此

題自畫寒林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五株煙樹

梅華庵主學董元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夐然自拔此本所撫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題石谷畫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然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又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點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仿雲西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藹然。索玩無盡。

題畫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石渲點。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緜縫。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素間者離矣。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

矣.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後有馬文璧也.

房山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顚涯.

關同

關同蒼莽之氣.惟鳥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題畫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題竹

千頃琅玕.三間草閣.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題石谷畫册中癡翁一幅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不可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

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雜披。礪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虞美人沃丹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自跋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紙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題畫册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遊。畫此以志昔者。

子久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如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論畫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

春煙圖

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戊申春。予渡錢塘。遊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僊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

題石谷畫

不落畦逕。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規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絃。和以太羹。憩於閬風之上。泳于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已。

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册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籍。不爲先匠所拘而遊於法度之外矣。

又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橅本。如覩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觀其運思。縷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眇焉。塵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雅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澤神風。陶鑄性器。

題石谷雪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題畫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沈厚鬱密。惟作杉松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仇實父

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綜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趙大年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册中。

唐解元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暈。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

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范華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蕩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尙書

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郵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巨然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焉。師長舍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自題仿江貫道本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自題雪圖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

又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撫關左本

白石翁家藏關仝眞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夐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涉其險。先仰其高耶。

高尙書

高彥敬雲山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昔倪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擬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爲元鎭所許。況時流哉。

趙松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曹雲西

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湍、瀑瀉而風梧煙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黃鶴山人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癡翁

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董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癡翁大諦。皆畫虎刻鵠之類。而癡翁墨精汩於塵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蒲溪柳色爲周太史畫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菱荇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煙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眞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爲周太史畫桃源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要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于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迥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眞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

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自題仿大癡卷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祕。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又

子久富春卷。全宗董元。間以高米。凡雲林、仲圭、叔明、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所傳礨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摹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眞面目。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歎。

又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荳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爲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異之。屬石谷再摹。予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留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所之。不滯於思。不戾於法。適合自然。直

可與之並傳。追踪先匠，何止下眞蹟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間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又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主人吳冏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夸詡。一峯富春眞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毗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全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却後一載。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遊陽羨。因得見周氏橅本。其筆墨眞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眞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其醜鷄斥鷁。蠡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又

吳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眞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眞蹟。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啓紅罏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

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半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題畫秋海棠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墨桃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其華青。

題半園唐先生畫松梅扇

鳳管曾吹嶰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

前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詩爲五言。極清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碧離披。有雪後凝寒意。

顥雪　月季

冰鱗玉柯。危榦凝碧。眞歲寒之麗賓。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

趙大年柳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香山曾擬之。

題畫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變。直欲垂涎十日。

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荊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子久

天地浮檜。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煙雲供養。以至于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三日不操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也。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淸。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郭恕先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取勝也。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煙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繇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尉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

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邪。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繇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摯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人□□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關仝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王右丞

秦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趙大年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輩皆不能及。此本爲王子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論畫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于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脊。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郭熙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蕩奇妙。至以眞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此。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墮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泊之者。長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掉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題畫

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十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論米氏

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論書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品當時作此想。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茂綠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即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方方壺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胡科頭箕踞態。因念□□鹿鹿終日踆踆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

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魑魑冤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祕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大年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盡平遠之宗工。

趙伯駒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尚如是。足稱大雅。

論畫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雲西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陟趣無盡。

題畫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煙浦。危檣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題王勤中畫卷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富與白陽諸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籐牋。研丹粉。戲而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於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幷書于左。

紫栗一尋青天萬朵二語。作畫最勝。

游魚圖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恙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竢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題扇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冰初澌。春氣尚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自題

雲翁口臺先生於馬上望眞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煙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逕。眞能知四面之意。方可與觀此圖。

題畫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泠然神遠。

吾友唐子匹士。與余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藻影。尤得精趣。此圖成。呼予游賞目□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亡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藏山於山。藏川於川。藏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

淒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蔽。與童山同。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西、雲林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颯颯然。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花飛。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睇。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法行於荒落草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樹。煙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似先生。故以爲壽。

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櫹槮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鸞鵷食其實。鵷鶵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卽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並傳。猶璧廔、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煙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虎林、靈隱、廣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似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耶。

讀其詩。悠然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

雲西

雲西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却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評文。吾以評畫。

題畫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迂老

元人幽澹之筆。予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尙不得。其無心淡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論畫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題夏山觀瀑仿黃鶴山人筆

全是化工神境。磅礴鬱積。無筆墨痕。當令古人歌笑出地。

論畫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放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呺。激謞叱吸。叫譹宎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此圖觀其用筆。眞所謂奏刀騞然中音。合乎桑林之舞。可神遇而不可目視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染穠麗俗習時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相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方壺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操造化之權。使眞宰欲出也。宇宙之間。當不可無此種奇境。

曉行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平沙野渡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松石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眞堪娛老。

題畫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頹筆。略爲伴紙。遂多逸趣乜。

老樹荒溪。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老松危崖。淙淙瀑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題莊子純畫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殘春高館。晝夢裴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題石谷畫扇

石谷王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邂逅。能使王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巨然長江萬里圖跋

凡觀名蹟。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南宋首出。惟稱北苑。北苑冢嫡。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並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壽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覯。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汝岷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綱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跡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有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尚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日、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于城郭樓臺。水邨漁舍。關梁估舶。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寨實無空靈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迹耶。此卷昔爲衣白郡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榷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

題自畫册

惜園遊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當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間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

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亡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予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册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煙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祕塗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題書贈無外師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昔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題孫子柳竹圖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跋董思翁樹石卷

婁東王奉常煙客自髫時便遊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

逸蕩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又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眞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採云。

題趙松雪松下老子圖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幽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甚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題畫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郭河陽

澹庵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皆妙本也。鎏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在竹下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眞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復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摹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題石谷畫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雞落人煙樓閣水郎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其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題北苑雲壑風聲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首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撫高尙書出雲圖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歲在吳門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疊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李成煙景 文五峯臨小幀

此景撫李營邱寒林曉煙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煙不同畫煙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煙之態也疎密掩映煙之趣也空洞沈冥煙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煙之意也覆水如纈橫山如練煙之狀也得其理者庶或解頤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劉松年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

洪谷子峭壁飛泉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舍毫搆思。摹入册中。眞所謂雲峯石跡。迴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郭恕先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市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癡翁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羹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摹。殆如一峯再來也。

方徐合卷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予兩人相賞罄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劇。

迂翁逸趣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尚不免于縱橫。故知胸次習氣

未盡其于澹幽兩言覿面千里江上翁抗情絕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與至抽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畫習可以睨癡翁傲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仲圭小幀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又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得吾逸

題石谷爲笪江上畫雲溪高逸仿六如法長卷

觀其崖溜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竹法外軼宕之致盡矣已當鑾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溪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資其寢興尚哉斯圖

題石谷畫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嘆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題查二瞻畫册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淡點置。邨屋溪橋。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秋花大幀

滕昌裕嘗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石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含囊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勝□華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苔草而不勝凝神耳。

畫牡丹繡球

瓊臺點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芮。虢秦同輦。眞人間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翦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題石谷子撫王叔明秋山草堂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斧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空煙圖

觀石谷寫空煙。眞能脫去町畽。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已。此□眞於中盤鬱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欲出者。

歲寒圖取臘梅天竹大葉松

歲寒圖三友。予獨愛此三種。每取繪圖。曾得句云。幽澹原眞性。孤標不受憐。溪山吾友在。相對送殘年。一其總是煙霞伴。深知天地寒。青燈吾共汝。同向雪中看。二其詩諷嘆後凋。正不必升庾嶺、蹉嶰谷、望徂徠、然後稱其標致也。當元陰窮律。元冰坼地之時。獨表貞素之華。不爲雪霜所剝落。易曰。龍德在隱。庶幾近之。

畫竹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目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幷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派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湘影。風在煙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墨雨如煙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沙。六如詩句。諸謔殊甚。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題畫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南田生曰。得雲林一木一石。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何必上同支公買山而隱。

大年

觀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幹欹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鴉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予言。宋元千金册中曾見此本。

題牡丹小幅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辭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那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風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于藐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桃源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夷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皐。白雲冉冉下墜。即之不可得見。觀此洞皐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煙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靈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硯席間。始知鎔子驥輩眞凡夫耳。

壬子秋予在荊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蹊。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煙將升。萬影既寂。衆籟俱作。

於此留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予詩成。屬吳子天石和焉。

題扇

予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翫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隱隱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南田先生題畫諸則。率皆隨腕綴筆。不求文飾而自成天籟者也。至參理人微處。恍聽避秦人道洞中事。無一凡語。當不令外間復問津矣。百年來諸圖放失略盡。欲求所謂謝氏之碎金。若麈毛鳳羽。杳不可迹。其可慨也夫。斯人也。洵能歿而弗替。乾隆甲辰九月廿有八日。南沙周文鼎錄而志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繪林題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鎮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G一六五一上